

塞上惊雷
(上)

吐凡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塞上



雷

(上)

SAI SHANG JING LEI

吐凡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上惊雷: 全2册 / 吐凡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219-08357-4

I. ①塞… II. ①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81611 号

监 制 彭庆国

责任编辑 杨 冰 曾蔚茹 林晓明 陈曼榕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区党委凤凰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61.5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357-4/I·1645

定 价 86.00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血殚鸳鸯泪

主要人物	(1)
(一)	(3)
(二)	(8)
(三)	(19)
(四)	(30)
(五)	(37)
(六)	(45)
(七)	(52)
(八)	(60)
(九)	(70)
(十)	(79)
(十一)	(87)
(十二)	(97)
(十三)	(110)
(十四)	(121)
(十五)	(137)
(十六)	(147)
(十七)	(155)
(十八)	(170)
(十九)	(178)

(二十)	(189)
(二十一)	(200)
(二十二)	(208)
(二十三)	(217)
(二十四)	(231)

贺兰骁骑

(一) 游击队初创，蛤蟆村遇敌	(247)
(二) 初战日骑	(273)
(三) 危困天津·与日骑联队缠斗、恶斗	(297)
(四) 天津·狼窝虎穴紧急救援	(326)
(五) 策反贺兰山山匪·带领义士·壮大黄河铁骑	(352)
(六) 太行山之东南黄河之滨飘扬着贺兰骁骑的旗帜	(446)
(七) 初战秀泽俊男	(465)
(八)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486)

血 殫 鴛 鴦 泪

主 要 人 物

邢嗣昌：男，五十四岁，禹丰洋行老板

沈 静：女，四十五岁，邢嗣昌二姨太，禹丰洋行天津支行代理

庆 生：男，二十五岁，邢府马夫，邢嗣昌与美奴之私生子

邢黛丽：女，二十三岁，邢府大小姐，邢府大太太与邢府马夫邢二之私生女

魏 波：男，二十三岁，青年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美嫂之子

邢宝川：男，二十岁，青年学生，中共地下共青团员，邢嗣昌与沈静之子

杜 铃：女，十八岁，邢府丫鬟，美嫂失散多年之女

美 嫂：女，四十六岁，年轻时叫“美奴”，邢二之妻，庆生之生母

邢 二：男，五十多岁，邢府老马夫，黛丽之生父

邢老五：男，邢嗣昌之父，邢府创业人

附：邢嗣昌创办禹丰洋行，并娶了五房姨太，其中三姨太为天津某航运巨商之女，天津商界有名的交际花(四、五姨太略)。

写吧！……要写我们的兄弟们怎样受苦受难，写他们要经历多么巨大的艰辛才能找到通往光明的大道，写他们对幸福欢乐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写他们是怎样被迫坠入污泥之中的。

——阿·彼申科夫

(一)

午前炎日的金针被群山贪婪地吞噬着，不知何故被惹怒的风伯，突然从大地之边扯起了云纱雾障。沿着浩瀚的草原西眺，一坨坨散漫的黄沙迅速升腾起来，顷刻漫延并遮盖了这无垠草原之上空，终于，阿波罗的金翅被网罩住了……

草原上的雄鹰惊悚地隐藏到安全处所；先前还在扑翅欢歌的鸟儿也销声匿迹了。悠然酣睡在地面的沙砾，此刻却摇身一变为凶猛无比的角斗士，足以使迷恋早秋佳景的虫蛇鼠蚁之辈惶恐震慑。逐渐，这狂风裹挟着黄沙呼啸着从高空翻滚卷涌下来，压住群山，压住草原，压住树丛荆棘，压住低洼凹陷的湖泊山川……在这危机四伏、凶残险恶的劫难面前，唯有那逶迤浩荡、澎湃奔腾的黄河如添翼的猛虎，咆哮着、怒吼着，以冲决一切的惊涛骇浪和勇往直前的气概，顽强地抵御着来自空中的袭击者。大地的一切似乎消逝了，眼前展示着一幅狂沙与恶浪搏击的壮烈奇景。终于，这对拼杀得难解难分的冤家妥协了，它们言归于好，化干戈为玉帛并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齐头并进地直向百里河套冲刷而来……

顺着这对凶神恶煞般的角斗士袭击的方向，在那蜿蜒河谷的沙砾上，隐隐呈现出一处朦胧的山峦，依稀难辨的灌木丛林里，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鸾铃声——一小支影影绰绰的车马队沿着山间崎岖的小径艰难地缓缓行进，凛冽的风暴中时而听闻监护者的吆喝。

突然，一阵尖厉的呼号划破大地——

“惊马了！惊马了！”

旋见夹在中间的一套马车如离弦之箭脱缰而出，向山间甬道狂奔起来……

“妈——妈——！”

一位少女矫健的身影随着凄厉的尖叫声钻出车篷，抢过被吓呆的家丁的马飞身而上，双手紧握缰绳，用配有护脚铁的皮靴猛踢马后肋，马经受不住这刺痛，撒开四蹄向着受惊的马车冲去……

“小姐！当——心——哪——”

管家疾呼着，同时对愣着发呆的随从挥起拳头，吹胡瞪眼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家丁们如梦初醒，一行三四人拍马向前追赶过去……

那套受惊的马车晃荡着，在悬崖深涧之边奔跑；少女的马穷追不舍，其后又依次出现三四骑，活似正在排演着一场触目惊心的大戏……

风沙阵阵劈头盖脸打过来，受惊的马车眼看就要倾覆进这无底深涧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只见一道影子闪出山崖，蹿入车厢，几乎在马车颠翻的同时，那影子裹挟着一个吓晕了的贵妇蹦落崖边；也就在这个时候，同样受惊而失控的、少女的坐骑闪掠而过，把少女连人带马带进山下的急流飞瀑之中……

“小姐——！小——姐——”

追至崖边的家丁力竭声嘶地向深崖喊着，个个束手无策；才惊醒过来的贵妇脸色惨白，额头沁出冷汗，直面如此惨景，心如刀割、撕心裂肺地向崖涧张开双臂号啕：

“我的女儿！”

方才那道救人的影子未待人们看清他的面目，便像只轻捷机敏的猛兽，倏地纵身跃入这万丈深潭……

怒涛恶浪中冒出一位粗壮结实、皮肤黝黑的青年，他那双紧蹙的剑眉和冷峻的脸色，绽露出铮铮铁骨侠风的光芒；他以沉稳干练

的动作驾驭着惊涛骇浪。炯炯目光急速地搜索着河面，似乎要洞穿这污泥浊水，寻觅他急切救援的目标。他四下搏击着，就在距离他数米远处，一只少女的纤手突然伸了出来又沉下去，挣扎着在水中乱扒乱抓，恨不能抓到命运之神丢来的一根救命稻草……青年用尽全力向着那晃动的手猛扎过去，及时牢牢地捉住了她，把这被洪水呛得奄奄一息的少女从水中提了起来，用有力的臂弯紧紧挟住她痉挛的身躯……狂风仍在呼啸着，愤怒的黄河不停地在咆哮，巨浪如狼似虎地扑向他们……

“啊——”

少女终于恢复了呼吸，张大嘴巴长长地、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接着“哗——哗——”吐出几口水，还不停地打喷嚏，双臂紧紧揽住青年的肩胛；她的冰凉而僵悚的身躯在水中微微颤抖，发黑的眼皮紧闭着……狂风恶浪接连不断地翻压着这对纠缠在一起的年轻人。“敖广”张牙舞爪，拼命地将他们往水族龙宫里拖；而青年始终牢牢地裹挟住少女，同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少女艰难地张大嘴巴，不时呼出“嗯——”“哎——”的喘息，任由青年劈波斩浪；她本是个深谙水性的游泳好手，但因纵马从山崖坠落而丢魂丧胆，以致神志不清，只能迷迷糊糊地听天由命了……冷酷无情的“敖广”却毫不怜惜，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年轻人靠岸的努力，用翻滚转动的庞大身躯将他们猛力向前推搡着、推搡着……

风暴终于渐渐平息下来，上下四方的喧嚣狂吼之声亦随之戛然而止。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风尘暴冲击得七零八落的鸾铃车马队也逐渐聚拢到贵妇身边……

“管家，”惊魂未定的贵妇焦急地说，“小姐到底怎么样了？救上来没有？”

管家战战兢兢地说：“刚才去追赶的人回来说，跳到河里救小



姐的是个年轻人，只隐隐约约看见他挟着小姐被水卷走……由于风猛浪急，一时未能靠到岸边……”

“啊，”贵妇尚未回魂地叹了一口气，“那还不快派人再去看看！”

管家说：“已经追寻小姐去的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报告情况，其余三人仍一直沿河边追踪……”管家见贵妇急得又要哭，便说：“太太不必太焦急，回来报告的人说，只要风暴平息些，小姐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贵妇说：“现在风暴停了，你还不带人再去找！快去！我这儿不用管！”

“是。太太，那我去了。”说着，管家只留两名丫鬟，领着其余家丁沿河寻觅去了……

原来这支鸾铃车马队是禹丰洋行——邢府大院派出的、专门迎接从天津省亲回来的邢府二姨太沈静和女儿邢黛丽一行的。孰料，就在快到家门口时却碰上了一场沙尘暴的浩劫……按照迷信的说法：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在河中一直挟着少女不撒手的青年，虽然度过了最危殆的险境，但亦已是筋疲力尽、苟延残喘了，泥沙浑浊的黄河仍像一条滚荡卷动向前的巨蟒，使他一时难于泊岸，只能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时机，在急流经过一个突兀险滩时，青年利用水流惯性的冲力，巧妙地将身体一个打横，趁着水势全力向岸边冲去……

当青年全力帮助少女排掉肚里的积水，被水灌呛得半昏迷的少女终于清醒过来，她瞪着惊悚的大眼，看着青年抱起她艰难地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向岸边的小路走去时，恰好沿河追寻而来的家丁也赶到了……青年看着他们把少女抬走后，顿感如释重负，全身乏力地往路边草丛一躺，舒了一口气……

(二)

石埠头镇坐落在黄河中上游，是塞北水陆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西南衔接甘肃省，东濒内蒙古草原，西靠贺兰山脉，北控包头、归绥，不仅是历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征战重地，更是西北边陲商贸往来的重要集散地。由于其所处区位的特殊性、重要性，这个不足千户人家的集镇显得生机勃勃，百业兴旺。每逢集市之日，往来赶集的客商络绎不绝，驼铃马帮接踵而来，船坞码头千帆竞发，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天下百川东逝水，唯独黄河往北流。”说的就是黄河流经石埠头镇的情形。

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山麓的、向东南倾泻的黄河，穿过甘肃省的兰州盆地后，竟然“歌罢调头”向北倒流，直贯河套的百里平川，经由石埠头镇，跨过黄土高原，然后折向东方浩然而去。石埠头镇恰恰处在黄河北进东回的腰子上；连接这东部草原和西部百里平川的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车马古道，从内蒙古包头至甘肃兰州的水陆两路交通，石埠头镇即为其交会处。石埠头镇凭借古道为街面，沿街两面建房造屋延扩两三公里，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与毗邻的内蒙古草原隔川相望。平时镇上多少显得有些平静而冷清，唯独禹丰洋行是个例外。这家占据半条街的洋行，不仅经理着庞大的车马骆驼队，并在渡口设有最大的船坞码头，控制了水陆两路交通的命脉，车马骆驼远涉青、藏及至天山南北，货船连贯内河直至通达海外；而且沿渡口延伸向镇里，还开张设铺达十几家店面，经营着盐碱、毛皮、山货、药材、香料、鱼牧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等；此外还拥有粮油、食品、采煤、布料染坊、皮革加工等场所，垄断了集镇乃

至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生计。人们的衣食住行、祸福成败甚至生死荣辱，无一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联系。这个独家洋行是不曾冷落过的，人们缺不了它，而它就好像一根巨大的吸血管，深深地插入人们生活的躯体和脉搏之中……

洋行老板邢嗣昌，字禹丰。年将花甲，中高个子，秃顶，宽额大脸，挑眉扁嘴；常穿一身土绸大褂，嘴里叼着一杆乌黑油亮的、镶嵌着象牙嘴的水烟筒。突兀地从他厚硕朱润的脸庞上现出一道道褶皱，已显露出他的沧桑，但仍不难想象他曾有过放荡不羁、风花雪月的经历，他狠劲吸吮着烟筒直至滋滋作响，好像吸吮进喉咙里的不是烟，也不是账簿里大笔大笔的课入数字，而是鲜活鲜活的、人的骨髓，以致他的脑门额角的血管青筋肿胀起来，从耷拉着的臃肿的眼袋里眨巴眨巴出几颗晶莹剔透的、快活的眼泪来……

相传，邢嗣昌老板祖籍河南，祖父两辈均以小本买卖、小商小贩为生。其父邢老五是个极能伺机驶舵、观风行船的行家里手，早年就凭借三条瘦驴、两只骆驼发迹。由于他极能忍艰耐苦、不避辛劳且具有过人胆识，常常不惧岌危、不畏险阻，从河南涉足大西北，深入陕甘宁、青康藏乃至内蒙古新疆一带，风萍浪迹，露宿风餐，多谋善贾，往返钻营，因而在塞上内外颇有些名气。无巧不成书，却说有一次邢老五贩货到内蒙古西部偏远牧区时，恰遇当地王爷为了招贤纳士、扩张势力，而正在筹划大建宫廷庙宇，但因缺乏栋梁之材而踌躇无措；遂张榜悬赏，告示四方，广为招募。邢老五得悉此讯，竟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斗胆揭榜并向王爷领旨，承担解决木料重托。他利用王爷的榜款（预付款）和自己的部分积蓄，雇佣了一批廉价的年轻力壮的劳工，亲自带领他们跋山涉水来到青海，从巴颜喀拉山脉中采伐了大批木头。正值瀑洪季节，利用山洪冲逐木头至黄河，顺流押运而下。他这一惊人之举不仅备受人们称赞，

更博得了王爷的赏识和嘉奖。王爷除了馈赠巨额赏金、奖予盐碱池一座之外，知悉邢老五年近四十尚未婚娶，遂特意从王府内挑选一名年轻貌美的妃子许配与他为妻。自此，邢老五便在石埠头镇安家乐业。邢老五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尤其是他在商海闯荡沉浮多年，尝尽了商旅的苦辣酸甜，人生的喜怒哀乐。因此，一旦有了本钱，有了条件，他便甩开膀子，大刀阔斧，开张设铺，招工买马，放手一搏。先从采挖盐碱伊始，他利用当地丰富资源，广通财路，拓展实业；接着购置田园，建造府宅。真是时来运转，得心应手。经过数载努力，邢老五一跃而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巨富大户。

虽然，邢老五成了一方富豪，声名鹊起，但是其为人却十分低调，生活非常艰苦节俭，从不大手大脚过日子。即使家财与日俱增，他仍然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零敲碎打地往钱柜里攒……然而仅有一个例外的，就是对其千娇百媚、美貌而温顺的妻子，他从不吝惜分毫，任其挥霍享受，甚至如果有必要，他连自己的心肝也舍得掏出来给她的。邢老五在私生活和对待男女之情方面至为专一和保守。他不嗜烟酒，不嫖不赌，张扬戒欲养生之道，常常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礼教规范自己。虽然邢府内不乏娇艳佳丽，他却杜绝她们闯入自己私生活的闺圈；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生意经，每每除陪伴令他醉心的娇妻外，他总是将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买卖的角逐场；而妻子对他生意场上的事也从不过问，从不干预，也无须担心，她为丈夫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而感到骄傲，感到满足和幸福。因此夫妻之间十分融洽、恩爱而美满；当邢老五远瞻未来的时候，妻子如愿以偿地给他生下了个宝贝儿子。可惜的是由于难产剖腹，损坏了她的身子，不复能生育。为此夫妻二人竟视此独子为命根子。尤其是邢老五，常愧感几代沦落飘摇，及至他兄弟五人，除老四早夭外，几乎都不能善终——老

大和老二为振兴家业，不惜卖命从戎，结果做了乱世的枪下鬼；父母花光了二人卖命得来的钱从事小本生意，也因时局不济、世道混乱，几经扑跌再也爬不起来；老三实迫于生活拮据走投无路，负怨跻身于出洋务工行列，像猪娃崽那样被装在洋轮货仓里，远涉重洋飘泊无着，至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母亲因此积忧成疾，含恨离世。唯剩下他这个老五，病卧炕上的父亲千叮万嘱，不让他重蹈几位兄长的覆辙，要他奋发自强，重振家业。

“想当初我全家几乎满门覆没，独我绝处逢生……这岂能不是天意？”邢老五痛定思痛地回忆着，深叹今日发达如此，究其原因，除机缘巧合、时运亨通外，总算是苍天有眼，祖荫祠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联想到自己仅此一子，虽不免有些独苗之感慨，但又觉得命该如此，无甚不可。

“我兄弟五人，多则多矣，可又如之奈何？！”邢老五不无耿耿于怀地继续思念道，“最后还不是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硬是单枪匹马闯荡出来了么？！”

鉴于对往事的回顾，邢老五痛心疾首地体会到“富贵在天，成事在人”的道理。生养子女不一定在多，有本事、能干的哪怕就是一个也够了。因此，他不得不寄望于这唯一的独生子，替他取名“嗣昌”，希望其日后能秉承父业。他又依稀听闻古有大禹治水之美谈，故又给其取号曰“禹丰”，盼其将来能效法大禹治水那样治理家业，使邢家代代丰登。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在金堆银堆里滚大的独生子，由于过着父母千娇百惯的生活，一副花花公子般痞子作派，沾染了人世的一切恶习，在盘剥和巧取豪夺方面，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奸诈和诡秘比之邢老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独生子非常贪恋美色，这与其自幼就徜徉在温柔乡中欢度日月不无关系。他从小就特别敏感于异性的神奇魅力，

十一二岁便知道要侍女陪伴他睡觉，十五六岁时，邢府内年轻的女侍竟多与他有染，甚至被他狎昵、猥亵的……邢老五只知全神贯注于生意经，对儿子的这种劣迹毫无觉察，唯有疼爱自己宝贝疙瘩的母亲有所耳闻，但又不忍加以制止和张扬。及至独生子十七八岁时，她才私下和邢老五念叨起儿子的婚事，邢老五却不以为然，说孩子年纪还轻，无须操之过急。岂知独生子因优裕的生活条件，其时竟脱落得身强体壮，一表人才，完完全全是个成熟干练的纨绔子弟。终日与那些痞子无赖混迹，除了捕猎纵马浪荡，还不时寻觅追逐妙龄少女，或有上手的便携归家中私下彻夜嬉乐！并常与社会上的明娼暗妓纠缠不清，或逛山卧岭，或醉秽窑中，背地里净干些龌龊的营生……俗话讲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终于传到邢府，遂引起邢夫人的恐惧，顿感长此以往，儿子的前程必将毁于一旦，因而再次向邢老五提起儿子的婚事，老两口竟为此事而起口角，争持不下，孰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事未曾了了，邢夫人却突染暴病骤卒，邢老五亦因此而备受打击而心戚灵痛，整日昏昏沉沉，萎靡不振，悲恻之余时时闭目独隅，冥思苦想猝然辞逝的妻子、禁不住老泪纵横，暗自饮泣……不久，当他从相依为命的独生子的卧床发现女性零落的毛发时，才大大吃了一惊。他怒不可遏地第一次用皮鞭抽打了这个毫无出息、辱没门庭的不屑之子，他深深地懊悔当初没有听从妻子的忠告，但是为时已晚……这是往事，已成为历史。

如今，邢老五的这位辱没门庭的不屑之子——邢嗣昌，已是个饱经世故、落拓不羁、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豪门巨富。他不但出色地继承了父业，而且凭着他凶悍泼辣的天性和大刀阔斧的作风，竟将邢府的家业进一步扩大，几乎抵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扩充了数倍于父亲时期的实力，而且资本积累也比父亲时期翻了几番。